

方望溪文鈔

一函
四冊

方望溪文鈔卷五

墓誌銘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塔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考應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為執友剛主自束髮即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于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為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為迂濶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為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闢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決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感然長懷而

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為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閤，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于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為夫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為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為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

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即是而剛主之勤于身。式于家。施于人。而措注于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為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為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于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五。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慤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姦。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為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杜倉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峯。字蒼畧。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為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

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于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間。宴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于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與。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時。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油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為君惜之。先生生于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于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于家。其子拔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藏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為宗其文章要渺闕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間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凡子廉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于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懟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己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促之歸未生曰子憂吾老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怠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薨之死于家與死于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為德於余

者雖多。而余之愧于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為余薨死。以遺恨于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耶。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

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為子之邱。歸與歸與。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蹶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為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于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闕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為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

母可養學可殯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慨然趣余為書抵餽金者。及報詔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殯。而屹屹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疲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共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于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既墮。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崑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既宦達。察其意色少異于前。即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為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相若。父節概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為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于世。而行能已著于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冀字戴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于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凡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奧蹟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辨之。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于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于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于明天啟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于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于萬物者。

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蹟。於君猶徵。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為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為名。疫者聞君來視。即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構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污渫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悞忿蓄。而為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于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屬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視為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謗。

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下無可如何。余得交于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為維罽。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為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為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柩果殯。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為。又踰年客淮南。始為文以歸其孤。君生于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龔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居。友其世父孝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孝水。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水客大名。而于路官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遘患。吾母北上。載梓以從。為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

而吾母疾大劇。婢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為子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既而聞之。乃貸于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曰。未廢也。曰。曾試于有司乎。曰。為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舉于京兆矣。其貌慙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老之篤。而後于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為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質有大過人者。而竟夭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感耶。君卒於金陵。家人秘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計既至。乃唁而為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即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痺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

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為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于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于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縉。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縉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于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聽之宜。生有令聞。女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怖。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孔安。庶無顧思。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為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為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邁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

落諸子皆寔艱。孺人有弟客死于非命。積軫鬱。癰發于乳。醫者求索不稱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愁自苦。不獨以為釐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為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計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間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于外也。天寵之依余于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于天寵。固不能已于言。沉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于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附於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惇。節之亨。載此貞名。尚何憫于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為中州士大夫宗。而奕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即因吾友崑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母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

喪其母。女子子五人。去逾旬而司農之官甯鄉。夫人居守。撫慰勒撫。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外孫窮無依。為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達。顯榮。烏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尤甚焉。守曾為宣化太守。憲曾令岳池。每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于身。則不利于民者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食力。而憂寒飢母。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曾舅氏甚寡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值者。凡三人。其一大父為諸生。立遣之。父母不受。曰。還則享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如憲曾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于宗華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母敬帥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曲黯隱。愍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蓋未之能具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為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齒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

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人。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女教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于所生。及俗之傾。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之貞。盡室和寧。有孚以光亨。及而雲初。家則是承。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擗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衆方闕。竟莫知為誰。其後李國禎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為國禎事。而習于國禎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迹。而以為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慨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則昏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卧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擗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短襠。先后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于此者。子為不孝。戚友為不

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于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為一人事歟。此跡之衆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為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據以攷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附者獨傅氏夫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于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邵懿辰曰。誌劉公不著其諱。殊可怪。按明史據魏禧言。辨國楨死義之誤。斷為降賊後為賊拷掠死。則東華哭拜之為劉公明矣。鈞衡曰。太學題名碑。